



城河已入冬

猎而动的衰色，再加上落叶纷纷而下，草木摇摇发抖，虽然没有春天蒸蒸日上热情洋溢，但也有秋天成熟内敛的深沉热烈，如一个中年人无声不响地雷霆沉默，如同浑浊的眼里装满五彩的星辰。

杨树叶子大，树冠大，等仰头观瞻时，已不知不觉踩到了一地落金，片片黄叶层层相叠，在粗壮的树干旁显得耀眼明亮，黄与黑，明黄与褐黑，纤巧落叶和豪迈树干，衬托出一种反差萌的美。

银杏曾有过碧绿的树色，此时也变成了明黄亮眼。扇形、心形落叶还保持着自己光亮的蜡质，簌簌地，摇摆着脱离开生长了一春一夏一秋的一枝丫，落在空中、落到地面上，像是候鸟南飞，像群鹿迁徙，像是游鱼溯洄，不由自主毅然决然，被水流与风向托举着。

夕照五角枫金光闪烁，风吹荻花已经白了头，松树翠竹处变不惊依然浓碧，这些明亮、甘甜的颜色，晕染在秋日寂静的水泽里，油然而生出万古意。

那些临河而建的寺、塔、街、桥、坊，水远天长，千秋烟云，守着一方疏影横斜的天地。倘若有诗人吟，楼上眺望，感秋而念远，水声如咽泣，落木缤纷，决别萧萧，重重阻隔，离人在云天之外，习习秋风，未免黯然销魂。而活在季节里的植物，却在用色彩传递别样的信息。很难说清一棵树在哪个的日子里，从什么部位开始变黄的。漫天飞舞的落叶有几分寒意袭人，便有几分飘逸与坚劲。

凝望斑斓世界，蔚蔚城河，天气越寒而色彩越加艳丽热烈，一枝一叶都令我心



存敬畏，一风一颤都如同生命交响。

于是我，行走在斑斓之中，双脚却更坚定地植入坚实的大地中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石板巷

老家有条石板巷，东西向，斜坡上，一半盖了瓦，没盖瓦的部分，太阳直直地照进来，雨也飘洒下来，不过，墙很高，太阳只能照到墙头。雨是要来屋檐滴水，叫人感受线一样的水，是如何掺和清汤寡水一样的生活的。风拐弯抹角也要钻进来，磁石吸铁般引来一群人。石板巷的高光时刻，由风与阴凉拉开了序幕。

夏至后的晌午，长长的石板巷成了全湾人必到的乘凉处。讲究的妇人拿个折子扇或蒲扇，扇扇风，赶赶蚊蝇，倘若遇到汉子开玩笑到自己头上，也会用扇子代替手拍打那涎着脸的人。也有口无拦者，一句话惹恼了人，发现危险，便赶紧起身，顾不上戴上拖鞋，赤着脚跑，被赶得燕子飞。

汉子们就省事多了，他们皮肉厚，钻林挂刺都不怕，连蚂蟥都叮不进，还怕人眼痒？他们整日与泥巴打交道，没啥讲究的，树荫下、田坑边、屋檐下、山沟里，到哪都可靠着憩息。山里石头、石板多，竹木多，石板当床，竹木为枕，安放一具疲乏的身躯，就如同转个背。汉子光着膀子，赤着脚，穿着大裤衩，来到石板巷，选个石板沿墙靠下，背贴墙皮，屁股坐在石板上，一会儿全身的汗就干了。

一条石板巷，大家都可以来共享，这就是醇厚的乡情。

退休后常回老家，那里早已物是人非。石板巷小巷成了鲜花带，有月季与芙蓉开着，依稀似故去的人绽开了笑容。小巷外建起篮球场和广场，还专门做了停车场供外出回家的人停车。

走过昔日的月台，走过石板巷，总见到留守的老人在自家楼房前坐着，三五人一堆，满面笑意。坐拢去拉家常，他们就松弛的讲起村庄过往，于是，小巷里外的人和事纷至沓来，仿若回到了当初的那条石板巷。

(据《文摘报》)

都市里的井

坐在井边，头靠近井口，停留几秒，感觉一股凉气在蔓延。随手扔下一颗石子，沉闷的声音传上来，是“咚”的一声，还是“轰”的一声？这个象声词让我纠结了一小会儿。

单独打量任何一口井，都是一个完整的、丰满的事物。拆开来，每一个细部亦具完整之美。

蕨类植物。一般都长在井口，碧绿细长的羽状叶片，像一个手掌，根须插入两块砖头中间那一点儿缝隙。缝隙里一定还有什么东西，紧紧拽住了它。蕨类植物永远斜着身子，永远潮湿。在它周围，一些更浓更绿更细小的苔藓，成片地铺于井口，以手触之，毛茸茸的，若用力，手指上会沾上星星点点的绿。

井中常见的活物是青蛙。坐井观天嘛，哪里是坐着呢，应该是漂在水面上，或者扒住滑溜溜的石块，仰望烧饼大小的星空。那个姿势，想想也够累的，没准儿要得颈椎病。它们能看到星星吗？但也不好说。在狭小之地长时间打坐，冥思苦想，总能参透点什么，捎带着身体上也跟着基因突变，视觉、听觉、体感不同于地面青蛙。另一种活物：一只小小的蜥蜴。皮肤苍褐。掀开井盖，它在井壁上慌张地爬来爬去，迷失了方向。

都市中一个静默的相对独立的世界，围绕着水井展开。远远望去，水井略似下水井。但这些井知道自己不是。下水井盖和地面平齐。它们要高出一块。一个是农耕社会的遗物，一个是都市生活的必需品。遗物有的迅速消失，有的委曲蜿蜒，一直不肯离开。如果这些井有思想，可能还会骄傲于自己的出身；下水井用来藏污纳垢，怎么可以和它们相比。

(据《羊城晚报》)



母亲在院内边夹地，栽植两丛重瓣茉莉。

一丛紧挨院墙根，一丛邻接井栏，一年四季不修不剪，任其自然生长。它们结出的花蕾圆大，盛开的花瓣多，花期长。母亲齐耳短发，却喜欢茉莉，平常日子里，她时不时采摘几朵别于耳际；每逢初一和十五的大清晨，更是精挑细选一番，折下数枝养在黛绿色的瓷瓶里，虔诚地供奉在妈祖神像案桌正中央，一股暗香悠悠然升起，偌大的厅堂顿时芬芳雅室，让人陶醉。

每个晨昏，茉莉花那淡淡的幽香拂过青墙白栏，让过往的姑娘或姑娘循香而来，向母亲讨折几簇或数枝茉莉花枝，有的簪于鬓边，有的发髻，有的带回家中扞

茉莉飘香

插或串茉莉手环，她们不复年轻的容颜在一簇簇雪白沁香的茉莉花映衬下，添了几分清婉柔淑。望着她们结伴远去的身影，那一刻，岁月仿若在一袭花香里自在搁浅……

茉莉属常绿灌木，高可达三米多，从暮春开到深秋。茉莉花叶四季常青，花与叶有单瓣、重瓣、单叶、复叶之分，花开繁盛时，朵朵莹白，状若缩小版的白玫瑰、白牡丹，摄人心魄；茉莉花香淡雅，其质清远明洁，别称香魂、木梨花、莫离，兼具兰花之幽远、玫瑰之甜郁、梅花之高洁，茵茵之清新，可用于提炼香料、制作茉莉花茶等。

“闽边江口是奴家，君若闲时来吃茶；土墙木扇青瓦屋，门前一田茉莉花。”这首福州民谣勾勒出一幅民间恬静闲适的饮茶图景。福州茉莉花种植历史悠久，种植的区域绝大部分分布在闽江和乌龙江两岸及其下游的沙洲盆地，因气候温润、阳光充足、雨量充沛，加上闽江两岸多为冲积平原，最适宜大面积种植茉莉花了。

父亲在福州度过30余载叫卖

又是一年橘绿橙黄

掏出一个芦柑来。掰一瓣入口，果汁味沁人心脾，冰冰凉凉，顿时睡意全无。

永春芦柑的种植养护异常艰辛，从垦荒种苗到收成上市，扩坑堆肥、除害虫、修剪掐芽等管理要求非常精细，

还差到最后一棵的时候，前面拍过的树梢又已长出新芽，还得周而复始地不停再来，直至果实即将成熟。在夏天炎炎的烈日下，芦柑枝芽被拍后，散发出特别刺鼻的刺鼻气息，置身其中头昏脑涨，再看着那望不见头的芦柑树林，那种感觉五味杂陈。但是，与大人们长年累月在芦柑园里锄草松地施肥，时不时肩挑背扛搬运等重体力活来说，倒是微不足道。

每逢到了芦柑采摘季，小山村到处弥漫着芦柑的果香，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山上山下采摘搬运，屋里屋外分拣包装，村里村外车来车往，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。芦柑丰产不丰收是常有的事，如果芦柑有个好价钱，果农就有较好的收益，那么春节的年味就会浓些，明显的变化就是燃放的烟花爆竹要比往年多，也更密集更炫丽，这既是对一年辛劳的慰藉，更是对来年的期盼。

自从离乡外出求学、工作以后，对于永春芦柑的记忆越来越少。如今，进园采摘芦柑已然成为乐趣，黄澄澄的永春芦柑，还是大大的、圆圆的、酸酸的、甜甜的，依然是记忆中的那个“红柑”。

(据《福建日报》)

做一棵好葱

太太会调理人？调理得水葱儿似的。”第四十九回：太太一个侄女儿，宝姑娘一个妹妹，大奶奶两个妹妹，倒像一把子四根水葱儿。这么漂亮的葱，是佳人青春年少，是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。

山东的煎饼卷大葱出名。那葱也的确好吃，脆甜微辣，汁多质嫩。生吃，几乎能与甘蔗媲美，且比甘蔗多了一份辛香，且粗壮挺直，像豪爽的北方汉子。

从前，孩子们放学后，一把抓起妈妈烙的葱油饼，温暖亲切的香，几乎能勾出游子的一腔泪来。现在的妈妈们都很忙，孩子们放学后吃什么？面包、汉堡、披萨……自家烙的葱油饼，有失传的趋势。

切葱，一两棵还好，切得多了，会被那辣呛出泪来。有一次经过包子铺，看见老板娘在切葱，极大的案板，整整齐齐洗好的一捆葱，老板娘细细切几下，就用旁边的毛巾擦一下眼睛，同伴说：“被葱呛的。”看见我们，老板娘放下菜刀迎上来：“刚出锅的肉包子，来几个？”一脸热

情的笑，仿佛不曾流泪。这才知道，葱的小性子只闹眼睛，不伤人心。真正能让人流泪的，还远远轮不到葱。

家乡风俗，小孩子满月，亲戚们送的礼物，除了送小衣服，还有四样蔬菜；其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葱，寓意“聪明”。挑粗细适度、顺直挺拔的，摘去黄叶，细心地用红线扎好，放在篮子里花花绿绿的小衣服下面。这时候的葱，白杆绿叶红线，显示一种明媚美好的祝福。谁去吃满月酒没有带葱，是要被耻笑的。

可见，就算是做一棵葱，也有不可或缺、扬眉吐气的时候。只要是棵好葱。

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在小古城村喝红茶

第一次到径山镇小古城村，还是早春时节，茶园中的石头小径上，开满了蓝色的阿拉伯婆婆纳和紫色的野豌豆花，白色的碎米荠见缝插针地挤出石缝。茶园旁的香樟，顶着巨大的树冠，像是沉下来的一团团绿云。

茶叶抽出新芽，细嫩水绿。茶园中一戴着斗笠的茶农摘了一掌心的新叶，递过来给我，像是递来了一掌心的春天。我将茶农送的茶叶拿回房间用热水冲泡，没有炒过的原茶，口感清润，满是植物气息，比炒制过的绿茶更有山野滋味。

小古城村人喝茶不讲究器具，舒琳也只在周末和朋友聚会时，拿出盖碗等泡茶工具，“浙江人喝茶，喜欢用玻璃杯冲泡，即便喝红茶，也和绿茶一样，浸在茶汤里。”其实，这也是由浙江红茶的特性决定的。就像径山红茶和径山绿茶，用的都是径山本地茶种“鸠坑”。同一棵茶树生长的叶子，春天做绿茶，秋天做红茶，两者发酵程度和工艺不一样。径山红茶叶子细嫩，不像云南古树红茶，叶大味浓，径山红茶清醇甘冽，是适宜玻璃杯浸泡式喝法的。舒琳为我泡了杯径山红茶，用的也是透明玻璃杯。红茶叶红汤红，飘散着淡淡花香，仿若秋日午后阳光，令人放松。从茶汤里，我仿若品出了它的茶树姿态，栽种在一片齐整的江南茶园里，低矮矮矮一蓬蓬，一年四季从不衰败地绿。如果说绿茶轻盈，普洱老态龙钟，那么红茶，则是内敛而沉稳的，有时光的静气。

苏轼有诗云：“我昔尝为径山客，至今诗笔余山色。”这两句极妙。只因曾在径山停留过，哪怕离开了，径山的山色，仍是挥之不去，一直汨汨流淌于笔端。同样的，只因喝过径山的茶，哪怕离开了，茶味仍会留在唇齿记忆间，就像盘旋在茶园上空的云，留恋不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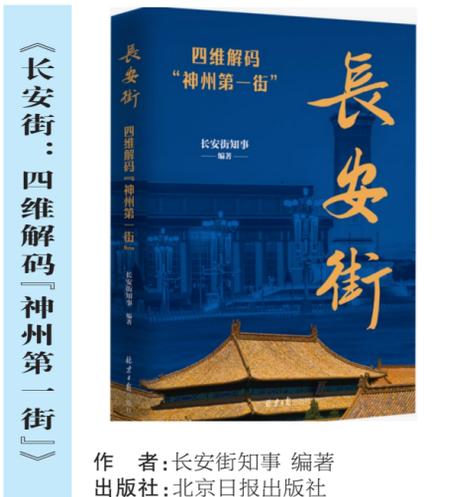
(据《新民晚报》)



《风和微风》

作者：罗伟章
出版社：百花文艺出版社

本书分为四辑，主要收纳了作者近年来发表的随笔、访谈、创作谈、游记等内容，写人记事，读书谈心，游山访水，品读人生。通读全书，内容丰富，显示了作者视野的广博与笔端的多端，可以看到其多年来对文学的执着追求与无悔坚守。



《长安街：四维解码「神州第一街」》

作者：长安街知事 编著
出版社：北京日报出版社

全书共八章：名动天下的长安街、纵贯时空的长安街、见证盛事的长安街、人民的长安街、开放的长安街、立体的长安街、厚重的长安街、生态的长安街。书稿中配备了大量的照片，以图文结合的形式，详细全面地介绍了长安街的历史、文化、经济、建筑、生态等各个方面。

